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八季

母亲的顏色

夏宇军

有一天玩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测试,在十二种颜色的图片里,哪种能代表你的母亲。我让十五岁的儿子选,他毫不犹豫地选了绿色,理由是“妈妈总是说不该吃垃圾食品,要吃绿色的”,我大笑不已。如果让我选,我该选哪个?

母亲今年正好七十岁,身体健康,与我同城不同住,身边有父亲的贴心陪伴,才能令我安心地工作和生活。我觉得母亲并没有某一种颜色可以代表,如果只用一个颜色形容母亲,肯定是不够的,这么多年来,温柔、漂亮、善解人意、能干的母亲,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儿时,母亲有一套淡蓝色的裙子,比天空的蓝还要好看,还要明亮,上面有同色系的刺绣小碎花,像极了母亲温柔的性格。每当看母亲穿它的时候,似水的温柔如春光弥漫,我的眼里仿佛有了星光,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无比顺眼起来。母亲真是漂亮啊,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最漂亮,反正我是。

黄色,是暖色,一个充满希望的色彩。儿子说我是“绿色”的是因为吃,我说母亲是“黄色”的也是因为吃。小时候一旦有个头疼脑热,免不了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,母亲把我搂在怀里,呢喃着,摸摸我的头,握握我的手,然后问我想吃什么。

食物真的是最好最温暖的慰藉吧,当母亲端着那碗南瓜羹的时候,也同时按亮了屋子里的灯,淡黄色的灯光笼罩着那碗南瓜羹,一望之下香浓醇厚的样子,未等食,一丝丝香气顺着经络便已经融解开去。

这缕黄色,像阳光一样温暖着我,只要是母亲在的地方,才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角落。

母亲从姐姐家回归,我早早在小城的车站等候。

千呼万唤始出来。客车在晚点1小时后,缓缓驶进车站。我穿过人潮,终于在一个狭小的缝隙望见了矮小瘦弱的母亲。她的目光在张望,她的神情在慌张。我拨开人群躲开车辆,以最快的速度靠近母亲。像落群的羔羊一般的母亲,脸上的褶皱一一碾平,先是欣喜后是埋怨。

我接过母亲从姐姐家带回的一大口袋土特产,穿行在小城的人堆中。我怕母亲走丢了,叮嘱她要紧跟着我的脚步。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,身上又没有手机,她要是走丢了,我非得惊动警察不可。

我们母子俩,我在前面提着笨重的东西,母亲空着手在后面紧跟。走一小段,我便转身过去,看看母亲是否跟丢了,也丈量她与我之间的距离。还好,虽然母亲没有紧踩着我的脚跟,但她与我的距离最多不过两米。

“嘿,去哪里?”我的肩膀猛地被人重重拍了一下,不用侧身,我也能推断出是我多年的朋友。因为方向一致,我们便天南海北地瞎扯起来。

前面的红灯刺着我的眼睛,我不得不停下脚步。我的母亲呢!我只顾和朋友畅谈,忘却了紧跟我后面的母亲。意识到这一点,我快速扭转脖子——母亲不见了踪迹!糟糕,母亲失踪了。我匆匆打发了朋友,返回找

绯红色,是一种红里带蓝的色彩,用它来形容母亲的能干再合适不过了。退休前母亲是一个企业的工会主席,日常工作细碎又忙碌,需要超常的爱心、耐心和细心才能做好这份工作。母亲的工作常态我很少见到,但是家里那些荣誉证书告诉我:母亲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!记不清多少次了,每当母亲拿回一个荣誉证书的当天晚上,工作繁忙的父亲就会亲自下厨给母亲做几个好菜,不过大部分好吃的都进了我和妹妹的腹中。

我特别羡慕父母相濡以沫的感情,互相牵挂,互相关心、照顾与扶持。有一年父亲被派往外地工作一年,时年四十七岁的母亲,当听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时,总会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儿似的,飞奔着接听。“老夏,你给我打电话啦!”“你这会儿不忙啦?”注意啊,母亲的口气是上扬的,透露出她是多么期待这个电话。我特别佩服母亲,即使前一秒还心情不好,接起电话的一瞬间,也能做到充满激情的开场。我笑母亲这么大连年龄怎么还有颗少女心呢,母亲说不能让在外工作的父亲为家里的事情操心,为我们的情绪担心,她能解决家里的一切问题。那一年间,妹妹顺利考取大学,奶奶来家里养病两个月,我的初恋无疾而终……可母亲照样在年底拿回一张荣誉证书。

这时候用粉紫色来形容母亲最恰当,粉粉嫩嫩的少女心下,外柔内刚,又不失优雅。其实用来形容母亲的颜色何止这些,每种颜色都有可能,或热烈,或神秘。

每个妈妈都不同,所以会有不一样的颜色标签,相同的是每个妈妈都是天使下凡,希望岁月能善待她们,余生顺遂!

寻母亲。我的瞳孔无限放大,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目标,如大海捞针般找寻母亲。

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对面,我发现了母亲颤抖的身影。她伫立在街边,不敢跨越白色横条的斑马线。她浑浊的目光扫射行色匆匆的人群,很想找到那个她熟悉的身影,那个她赖以依托的人。

我不顾飞奔而驰的车辆,赶紧跑到母亲身边,让她的紧张立刻舒缓。“妈,都是我不好,光顾着和朋友说话,把你扔下了!”母亲没有责备我,只是埋怨自己年纪老了,跟不上我的脚步。但我很想抽自己的耳光,口里常常宣扬要孝顺长辈,自己却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。余下的那段路,我专心致志,一步一回头,与母亲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一米以内。

住在高楼,母亲对电梯的恐惧让她拒绝频繁下楼。很多个傍晚,我带着母亲到楼下散步。我尽可能放缓脚步,我怕母亲跟不上我的脚步,更怕她因为要赶上我的脚步而气喘吁吁。我走在前面,冥思苦想一个关于老家或者农村的话题,折返到母亲身边,将我们的共同话题摊出来,与她畅谈。这些或许陈旧的话题,却能点亮母亲心中的喜悦,让母亲感觉到自己还在年轻,还在能干,对于子女还有无限的用处。

带长辈走路,我们要放缓脚步,因为孝顺就是一种慢。

慈母桥

翟乐华

草木葳蕤的立夏节气,凌晨4点多,早起的鸟儿们就开始了抑扬顿挫的啼鸣,加上隔壁堂哥家大白鹅高调的嘎嘎声,闹腾的我睡意全无,索性起床来到门前的小河边散步。芦苇丛里,成群结队的野鸭子呱呱地叫个不停。当我走近一座石拱桥时,举目四望,眼前熟悉的自然地貌一下子唤起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

老家所在的小镇不算太大,却被一条昼夜不停流淌的小河分割成两部分。当时的小河上只有几块长条木板临时搭建的“浮桥”供路人通过,每次晃晃悠悠地走在颤颤巍巍的“浮桥”上时,人们总是小心翼翼,几乎不敢喘大气,更不敢迈大步。

我8岁那年,临近农历新年的一个寒冷冬夜,小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。半夜时分,我突然发起了高烧,冷得抖成一团。母亲二话没说,背着我就往镇卫生院跑。我家到卫生院只有几百米的距离,但必须经过那“座”木板搭成的“浮桥”。

由于治疗及时,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,我的高烧慢慢退去,基本上已经转危为安。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,我却分明清晰地听见医生再三对我母亲说:老人家,多亏你送来的及时,否则孩子可能烧成脑膜炎,留下后遗症,那就麻烦了。

返回家时,母亲心情轻快多了,也不再急着赶路,只是静静地牵着我的手,缓缓地走着。当走到颤颤巍巍、湿湿滑滑的木板“浮桥”上时,母亲再三叮嘱我说:乖孩子,小心点儿,别着急,慢慢走,别摔跤,注意脚下。

小心翼翼地走过“浮桥”,我突然感觉有点奇怪和不可思议,就问母亲:妈,来的时候,天那么黑,还下着雨夹雪,“桥面”又湿又滑,您是怎么“快速”走过这个“浮桥”的?母亲只是嫣然一笑,轻描淡写地说:傻孩子,妈是你的“慈母桥”啊。

岁月在指缝间无声无息地流淌,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光阴的故事。童年的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,唯有这件事种子般地扎根在我的心田里,长成永恒的记忆。如今在我生命的旅途中遇到小河时,总会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、四处寻找,渴望寻找到那座一直长在我生命年轮里的“浮桥”。在我寻找得很苦很累的时候,就仿佛听见母亲那朴素如泥土般的话语:妈就是你的“慈母桥”!

如今过去了这么多年,母亲已经仙逝。我也去过祖国的许多地方,见过形形色色、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桥,但心中最怀念的还是这座留驻在心底里的“慈母桥”,每每忆起此“桥”,心中总会泛起涟漪,掀起波澜,感恩的泪珠总是情不自禁地在眼眶中打转。因为这是我人生旅途中,见过的无数座桥中最伟大的桥,最无私的桥,最温馨的桥,最美丽的桥,最圣洁的桥……



与母亲一起放缓脚步

徐成文